

NEW CLASS SIGN

水下森林

SHUI XIA SEN LIN

于德北 著

丛书主编
刘志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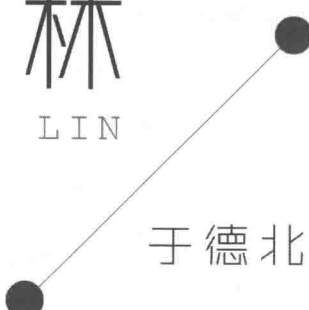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新课标课外阅读能力提升丛书

NEW CLASS SIGN

水下森林

SHUI XIA SEN LIN



于德北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下森林 / 于德北著. — 北京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8.2
ISBN 978-7-5699-2230-1

I. ①水… II. ①于…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1897号

水下森林

SHUIXIA SENLIN

著 者 | 于德北

出 版 人 | 王训海

选题策划 | 梁明德 吴 霜

责任编辑 | 周连杰

装帧设计 | 格林文化

责任印制 | 刘 银 警 敬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0316-3650105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155mm×220mm 1/16 印 张 | 18.25 字 数 | 236千字

版 次 | 2018年3月第1版 印 次 |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2230-1

定 价 | 4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水下森林

杭州路 10 号 /1
祝 福 /4
秋 夜 /7
百合花布 /10
信 /13
温 暖 /16
朋 友 /19
万 三 /22
马 子 /24
世界的那端 /27
结 局 /31
水下森林 /35
三 笑 /38
民 谣 /42
一别经年 /45
承 受 /48
编 辑 /52
纤 云 /56
一个人的生活真美好 /59
歧 途 /62
点绛唇 /65

水下森林

- 掌 门 /68
江 湖 /73
剪 纸 /76
双白老人 /79
纪应先生 /82
龙卷风 /85
徐爱兰 /88
马 吊 /91
广陵散 /94
刀 /97
蝴 蝶 /100
如 梦 /103
大幻觉 /107
金枪鱼 /109
八角街 /111
玩 笑 /113
偶尔静止的旅行 /117
逐 日 /120
终 结 /123
恶 邻 /126
信佛的人 /129
昂先生 /132
余 音 /135
学 问 /138
木 棍 /142
街坊妈妈 /146

水下森林

- 老 叶 /149
纷 乱 /153
瞧，这个人！ /156
绳 索 /159
雨 /162
琴 弦 /165
风 /168
路 遇 /172
离 婚 /175
如 约 /178
老赵哥 /182
景大爷 /186
指桑骂槐 /189
香 水 /192
提前退场 /195
紧 张 /198
有 病 /202
三 爷 /205
大 叔 /209
五 叔 /212
六 叔 /215
七 叔 /219
登 枝 /222
稻 子 /225
岛 /228
鲫鱼念 /231

水下森林

不孤独 /234

月亮上 /238

景二哥写字 /242

捡骨灰 /245

春 兰 /248

洗 澡 /252

一夕一逝 /256

老 哥 /259

初 秋 /262

朝 圣 /266

二 胡 /270

相 逢 /274

幻 觉 /278

减 压 /281

杭州路 10 号

我讲一个我的故事。

今年的夏天对我来说很重要。

随着待业天数的不断增加，我愈发相信百无聊赖也是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这当然是从前。很多故事都发生在从前，但未必从前的故事都可以改变一个人。我是人。我母亲给我讲的故事无法诉诸数字，我依旧一天到晚吊儿郎当。

所以，我说改变一个人不容易。

夏初那个中午，我从一场棋战中挣脱出来，不免有些乏味。吃饭的时候，我忽然想出这样一种游戏：闭上眼睛在心里描绘自己所要寻找的女孩的模样，然后，把她当作自己的上帝，向她诉说自己的苦闷。这一定很有趣。

我激动。

名字怎么办？信怎么寄？

我潇洒地耸耸肩，洋腔洋味地说：“都随便。”

乌——拉——

万岁！这游戏。

我找了一张白纸，在上边一本正经地写了“雪雪，我的上帝”几个字。这是发向天国的一封信。我颇为动情地向她诉说我的一切，其中包

括所谓的爱情经历（实际上是对邻家女孩儿的单相思），包括待业始末，包括失去双腿双手的痛苦（这是撒谎）。

杭州路10号袁小雪。

“有没有杭州路我不知道，也不必知道。”我说。我说过，这是游戏，是一封类似“乡下爷爷收”的信。

信寄出去了。

我很快便把它忘却。

生活中竟有这么巧的事，巧得让人害怕。

几天之后，我正躺在床上看书，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惊起。我打开门，邮递员的手正好触到我的鼻子上。

“信。”

“我的？”我不相信是因为从来没有人给我写信。

杭州路10号。

我惊坐在沙发上。仿佛有无数只小手在信封里捣鬼，我好半天才把它拆开。字很清丽，一看就是女孩子。信很短：谢谢您信任我，向我诉说您的痛苦。我不是上帝，但我理解您。别放弃信念，给生活以时间。您的朋友雪雪。

人都有良心。我也有良心。从这封信可以知道袁小雪是个善良的女孩子，欺骗善良无疑是犯罪。我不回信不能回信不敢回信。

这里边有一种崇敬。

我认为这件事会过去。只要我闭口不言。

但是，从那封信开始，我每个月初都能收到一封袁小雪的信。信都很短，执着、感人。她还寄两本书给我：《张海迪的故事》《生命的诗篇》。

我渐渐自省。

袁小雪，你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呀！

我渐渐不安。

四个月过去了，你知道我无法再忍受这种折磨。我决定去看袁小雪，也算负荆请罪，告诉她我是个小混蛋，不值得她这样为我牵肠挂

肚。我想知道袁小雪是大姐姐小妹妹还是阿姨老大娘。我必须亲自去，不然的话我不可能再平静地生活。

秋天了。

窄窄的小街上黄叶飘零。

杭州路 10 号。

我轻轻地叩打这个小院的门，心中充满少有的神圣和庄严。门开了，老奶奶的一头花发映入我眼帘。我想：如果可以确定她就是袁小雪，我一定会跪下去叫一声奶奶。

“您是——”

“我，我找袁小雪。”

“袁？——噢，您就是那个——写信的人？”

“是——是他的朋友。”

“噢，您，进来吧。”

我随着她走过红砖铺的小道，走进一间整洁明亮的屋子里，不难看出是书房，就在这间屋子里，我被杀死了一次。从那里出来，我就是另外一个人了。

“她不在么？”

她转过身去，从书柜里拿出一沓信封款式相同的信，声音蓦然喃喃：“人，死了，已经有两个多月了，这些信，让我每个月寄一封……”

我的血液开始变凉。这是死的征兆。

“她？”

“骨癌。”

她指了指桌子让我看。

在一个黑色的相框里镶嵌着一张 3 寸黑白照片。照片是新的。照片上的人的微笑很健康很慈祥。照片上的人，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

他叫骆瀚沙。

他是著名的病残心理学教授。

祝 福

炸果子的这个女人有点癩。

她没有丈夫，丈夫三年前出车祸死了。她有一个女孩，七岁，今年上了小学。她原是一家阀门厂的工人，后来工厂放假，她就摆摊炸果子。一张桌，几把椅子，一张案板，十斤面。她和面很有规律，一天十斤面。用刀把面划开，用啤酒瓶子滚滚压压，再用刀切成小长条，两条一拉一捏，放进油锅里用大筷子翻动几下，眼见着果子就黄黄的酥酥地地膨起来。

“浆子、果子、豆腐脑哎——”

她喊一声，尾音拖得长长的。

她知道，她喊过一声之后，她的第一个顾客就该到了。

果然，蒙蒙中那个终年一身蓝衣裤的哑男人拖着扫帚过来。

哑男人是市保洁大队红卫中队的工人。他负责扫这条街。他四十几岁的年纪，没家没业，白天扫街，晚上回中队打更，无烟酒嗜好，爱吹口琴，又不识谱，死记硬背了两支歌，一支《洪湖赤卫队》，一支《铁道游击队》。心情好了就吹“赤卫队”，心里郁闷就吹“游击队”。他的口琴和他形影不离。

他到女人的摊上吃早点，一碗豆腐脑，三根果子，完后喝一碗豆浆。

女人说：“你很会生活。”

他抬头笑笑，从口袋里掏出半截白毛巾在嘴上擦了又擦。

他是一个干净人，一条毛巾剪成两半，两半毛巾像两个爱脸面的女孩子，一个赛着一个地白。他自己洗衣服，那套不下身的衣服已经由蓝变白，领口袖头都起了毛边。

同事都逗他：“搞套西服穿上？攒那些钱干啥？”

他把六个衣袋都从里往外翻出来，意思是说他没有钱。

同事就佯装去解他的铺盖卷。

他竖竖眼睛，有力地伸出四个手指头。四大碰不得。东北有四大碰不得，其中之一就有光棍汉的行里。

见他脸红脖子粗的样子，同事们开心地散了。他的那些同事，都是些半大岁数的老娘们，平日泼辣惯了，也都是急了敢掏出奶子往男人嘴里塞的主儿。她们和他在一起，还多了一些女人的爱护和体贴。

“一个光棍子不易呀。”

她们总这么说。

家里有好吃的了，就多带出一口，他的嘴上并不亏。

大家说：“给哑巴介绍个对象。”

他听了，就嘿嘿地笑。

他总去那摊上吃早点，认识了女人的孩子。孩子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金铃”。

金铃是他的知音。

周日的早上，金铃不去上学，就也扎了个小围裙来帮妈妈经营。她人小脑子却快，一般的账难不倒她。她有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红衣红裤梳短头，精神着哪。她早早地起来，还有点犯困，到底是孩子，可一见了哑巴她的神儿就提起来。哑巴一吃完早点，她就缠过去，一定要听个曲儿。

听个什么曲呢？

当然是《洪湖赤卫队》。

这一早，都市小街的口琴和着远处广场上扭秧歌的锣鼓唢呐成了一种特殊的奏鸣。

金铃说：“咱要住一块就好了，天天晚上能听你吹口琴。”

孩子一句无遮挡的话，惊了两个大人。哑巴执了口琴怔怔地坐在那里，一口气叹得悠长；女人也是，油条在锅里已经变焦变黑了，她拿筷子的手还静静地放在那里。

孩子的话怎能当真呢！

孩子的话怎么就不能当真呢？

有的时候，一些骑车上班的人从瘸女人的摊边过，看了哑巴和金铃的风景还说：“这三口之家的日子不错嘛。”

这句话像是祝福，也像是证明，只是说的人永远不会知道被说的人在怎么想。

或许他们也在等待。

秋 夜

这是那年深秋的一件事，但是现在想起来还是让我感动，让我不能忘怀。

我和佳卫认识快十年了，在这十年的时间里，我们无数次见面，无数次谈诗、谈文学，无数次相约去郊外旅行。郊外能有多远呢？还用得着加上“旅行”两个字吗？可是，我们喜欢说“旅行”，因为这样的旅行虽短，但我们一次也没有实现过。

直到那年深秋。

佳卫突然打电话给我。

他说：“我们去郊外旅行吧。”

对于他的提议我当然高兴，可也颇为犹豫，因为深秋这个季节实在不适合去郊外旅行。

在北方，这个季节早晚已经有霜了。

但佳卫坚持。

我说：“这回怎么有时间了？”

电话那端，他只是笑了，没有回答。

我们所说的郊外叫土门岭，是个半丘陵地区。我们认识住在那里的一个农民诗人。我们特别想吃他家的豆饭，烩土豆，炸辣椒酱，萝卜大

葱白菜心儿。我们给农民诗人打电话，说我们要去，他当然高兴极了，早早地站在村口接我们。

那一天，对于我，对于佳卫，对于农民诗人——他叫老李，对于我们来说是兴奋的。

在这样一个以赚钱为主的社会里，三个早已告别了蔷薇花一样的青春岁月的典型意义上的中年人，还能围着热炕头，围着小饭桌，热情奔放地背诵阿赫玛托娃、普希金，背诵叶芝、雪莱、泰格尔，实在是容易了。

让我奇怪又高兴的是，那一天，佳卫喝了不少酒。

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从来不喝酒的。

就这样，天不知不觉地黑了。

正在酒兴上的老李突然说：“我们去点篝火吧！”

“好啊！好啊！”

我欣然同意。

篝火就架在老李家的地里。

庄稼已经收回仓了，秸秆还没有拉，一捆一捆地横在垄台上，月光清清地洒下来，大地一片银白。我们把干透的秸秆支在壕坝上，欢呼着，跳跃着，孩子似的把它们点燃。

篝火燃起来了，把我们的脸映得又红又亮。

“我们接着背诗吧。”佳卫说。

受到篝火的感染，我们诗兴大发。

我先来。

我背诵的是英国诗人魏尔伦的《三年以后》。

“小门推开了，在那儿震颤，/我又到小园里独自徘徊，/清晨的阳光满地泼洒，/朵朵花含一颗颗湿津津的星点。……”

接着是老李。

他背诵的是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在路易斯安娜我看见一株活着的橡树正在生长》。

“在路易斯安娜我看见一株活着的橡树正在生长，它孤独地站立着，有些青苔从树枝上垂下来，/那里没有一个同伴，它独自生长着，发出许多苍绿黝碧的快乐的叶子，/而且，它的样子，粗壮，刚直，雄健，令我想到我自己……”

接着是佳卫。

他背诵的是俄国诗人普希金的《至大海》。

“再见吧，大海！你壮观的美色/将永远不会被我遗忘；/我将久久地，久久地听着/你黄昏时分的轰响。/心里充满了你，我将要把/你的浪花，你的港湾，/你的光和影，你的浪花的喋喋，/带到森林，带到寂静的荒原。”

在巨热抖动的火光中，我看见佳卫的脸上划过一串晶莹的泪花。

他喃喃地说：“我是那么的恨火，可现在我突然发现，我又那么的爱它！”

后 记

佳卫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他是一个诗人，发表过很多美丽的诗章。除了诗人的桂冠，他还是我们这个城市一个区的消防中队的中队长。我所说的那年秋夜，他复员了，离开了他热爱的工作。我永远忘不了他，忘不了那年秋夜他脸上的泪水——因为，就在事隔不久的一个救火战斗中，他牺牲了。他已经复员了，完全可以远离火场，可他像一只美丽的飞蛾一样，最终融化在让他恨、让他爱的烈火中。

他不是飞蛾，而是凤凰，我相信，他涅槃了！

老李还在土门岭种地，前不久，他来电话，对我说：“又秋收了，要是佳卫活着就好了，我们又可以去点篝火了。”

听了他的话，我哭了。

百合花布

曾有一段日子，我和妻子的生活陷入了困境。那时，我的工资收入只有七十二元，而妻子没有工作。最不知深浅的要算妻子肚子里的宝宝，他茁壮地长到了八个月，在我们的日子缺少色彩的时候，他强大而有力的心音使我们义无反顾地握紧了生活的画笔！

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和妻子开了一个小书店。

说我们的书店小，一点也不夸张，因为它只有五平米，靠墙放了一个书架之后，余下的地方只允许我们再摆放一张小学生用的课桌。

我们请了一个帮工。

她叫阿纯。

阿纯在一所中专读书，学习的专业和勘探有关。她是通过朋友认识我和妻子的，经常到我们的家里来借书。

我们开书店的时候，阿纯正好放假，她不想回家了，就主动提出要来给我们帮忙，并讲好她只想借此机会多读一点书，工钱她是不要的。

我和妻子都不答应。

妻子说：“既然叫帮工，不拿钱是绝对不行的。”

阿纯坚持己见。

最后，妻子和她讲定，暂时不拿工钱也行，但就不要一个人在学校里住了，过来和我们一起吃住，多少可以节省一点。阿纯想了想，点头